赏画中梅 品个中味

去中华艺术宫跟着吴昌硕寻香

本报记者
徐翌晟

梅花盛放的季节，去中华艺术宫赏画中之梅，也是雅事一桩。正在中华艺术宫进行的《金石力 草木心——吴昌硕与上海》艺术作品特展上，展出了数幅这位海派艺术领袖的梅花题材精品，墨梅、红梅，疏影横斜，转折相背，绽放在纸上的梅花，正是文人画家的精神写照。

珍品亮相

中华艺术宫此次展览再次汇集了吴昌硕先生诗、书、画、印等代表作品百余件，可以说是近年来涉及题材最广泛的吴昌硕作品展。

展览通过梳理吴昌硕的作品，尤其是他临习古法、互题书画、以画会友、结社谈艺等“交游”活动以及艺术上的暮年变法，折射出吴昌硕在上海放射的艺术光芒。

展览分为“天边曙色浪淘开”“偏师独出殊英雄”“风波大道尘土情”三个展厅，其中吴昌硕笔下的动物画系列、人物画系列等都是当世难得一见的珍品。据悉，此次展出的《达摩像》绘于吴昌硕七十岁那年，既是艺术家的自画像，也是他最大尺幅的人物画，极具气势，寥寥几笔，行云流水，体现出艺术家晚年老辣的笔力。

以梅为友

吴昌硕纪念馆执行馆长、吴昌硕曾孙吴越告诉记者，展览名“金石力 草木心”源于吴昌硕先生给弟子王个簃的对联“食金石力 养草木心”。所谓金石气息，指的就是钟鼎上所铸的金文与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所具有的味道，“草木”指的是百姓，也是自然之意，他希望学生能够走群众路线，不要让作品脱离生活，要将百姓的生活内容当作艺术的主题，这也是昌硕先生的教育行路方向。

吴昌硕一生酷爱梅花，传世作品众多，是吴昌硕最为代表性的题材。一套吴昌硕绘于 1879 年（36 岁）的《墨梅册页》，可见其早期绘画风貌。《灯梅图》见证了吴昌硕与吴大澂的莫逆之交，画上吴大澂写下了自己获得吴昌硕所刻印后狂喜的心情。

吴昌硕特别喜欢杭州余杭超山的梅花。晚年的吴昌硕一直在超山画梅、写梅。“老先生逝世之前，就跟我祖父讲，我逝世以后，你们就把我葬在超山的梅花树旁。他曾经自己写了一首《苦铁道人梅知己》，他说我永远是梅花的朋友。”吴越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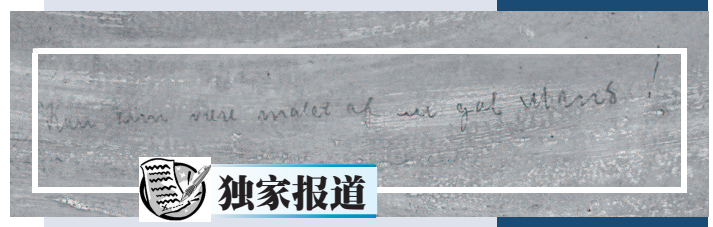
艳色提气

从家乡鄣吴村、安吉走向湖州、杭州、嘉兴、苏州，最终来到上海，成为西泠印社社长和海上画派后期领袖，盛名更跨越国界。吴昌硕定居的山西北路吉庆里，后来也成为了海派绘画的“朝圣地”，作为后辈的陈师曾、刘海粟、潘天寿、诸闻韵、王个簃、沙孟海等往来于此，对 20 世纪中国绘画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清末以前画颜色单一，用色淡雅。而吴昌硕喜欢使用大红大绿的浓厚颜色，让画更加富有精气神，给当时的艺术市场带来了新鲜的风气。明艳的色彩通常寓意着大富大贵，很受一些富贵人家的喜爱，大众接受度也十分高。吴昌硕“诗书画印”俱全，上门求真迹之人络绎不绝，甚至深受部分日本收藏家的喜爱。

这次展览中，参观者还会看到一方吴昌硕用过的砚台，实际上只是一块普通的砖。昌硕先生早年在安吉的学习生活环境艰苦，他没有钱买砚台，把墙砖挖出来自己刻，其中甚至有一处几近磨穿。“这些砚台从我的父亲传到我们这代，他说砚台本身是不值钱的，但是却传承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精神。”吴越说。

■ “只有疯子才能画得出来”被证实为蒙克亲笔



独家报道

淡淡铅笔印痕背后的一段往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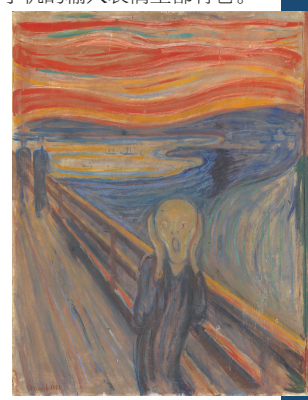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传世名作《呐喊》上的神秘涂写揭秘蒙克苦痛

有一行非常微小的字痕遗留在了表现主义大师爱德华·蒙克的传世名作《呐喊》之上。这条铅笔字迹黯淡无光，很容易被肉眼忽视，这个秘密不太为人所知。挪威国家博物馆昨天公布了推定，这行添笔是由蒙克本人在画作完成后补上。

艺术大师蒙克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完稿作品上“添足”呢？专家通过比对资料文献，揭开了这张传奇画作的幕后，原来是一段令人唏嘘的艺术往事。

绝望代名词

作为一件举世闻名的画作，《呐喊》（见下图）超越了时代和国别，被视为表现主义的杰出代表。每当要传神地表达焦虑与绝望的情感时，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个捂住脸蛋的扭曲表情。甚至在每个手机的输入表情里都有它。



《呐喊》存世四个版本，唯一留存民间的粉彩画版《呐喊》曾以超 1 亿美元的价格创下过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。而此次新发现涂鸦字迹的是 1893 年初版原作，它一直被视为国家珍宝存放在挪威国家博物馆中。

偶然机会，研究人员在使用红外线监测《呐喊》时，发现了这条淡淡的铅笔印痕。通过挪威国家博物馆发来的红外线局部图，记者看到，这行小字位于画作顶端左侧，几乎被旋转的橘色云彩遮盖，它用挪威语写道“只有疯子才能画得出来！”研究发现添笔是在画作完成后追加的。

到底是谁画蛇添足？起初有人猜测，这是某旁观者出于发泄搞出的一次恶作剧，但也有人认为是蒙克的亲笔。经过累月的研究和检测，专家使用红外线技术提取字迹，和蒙克大量的信札字迹做了对比，也参阅了它公开展出时候的资料，确认这行字就是蒙克自己写的。

不是恶作剧

“只有疯子才能画得出来。”凌厉的笔锋看出，这是一次快速涂写，还重重地添加了感叹号！蒙克是在自个儿代表作上发泄愤懑？

挪威国家博物馆专家买·布列提·居伦说：“毫无疑问，这是蒙克本人的笔迹。”他分析，铅笔印迹添加于 1895 年，是这件画作（1893 年）完成后。在那一年，蒙克首次在挪威展出了这件作品，他在旅居德国柏林时搞出了点小名气，在挪威还是寂寂无名。文献专家们找到的诱因是一次 1895 年的一次意外。当时，《呐喊》在奥斯陆展出后，这件作品惹来了狂风暴雨一般的批评，很多人怀疑这个画家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。1895 年，蒙克亲自出席了一次由学生协会举办的艺术交流会，医学院学生约翰·斯芬博格当众质疑了蒙克的精神健康，并且提出，光依据这张《呐喊》就足以证明画家有着严重精神障碍。

目前推测下来，在这场研讨会后不久，蒙克自己给画作添加了这条“涂写”，默默地回应着周遭对他作品和他本人的负面攻击。心思细腻的蒙克受到了极大的摧残，他的书信和日记里可以佐证这层心理阴影。那段日子，他的父亲和妹妹正遭受着抑郁症的困扰，家庭不幸带给了蒙克极压抑的创作氛围，最终他在 1908 年大病一场。

遭世俗围剿

昨天，这条涂写被证实为蒙克亲笔，这段史实将伴随《呐喊》一起被美术史收录。我们可以想见蒙克当时的疯狂处境。真正的艺术家在探索前行之时，注定会遭遇世俗的不解和排斥。

就在 2020 年，来自蒙克的版画作品《呐喊》和莫奈的《印象·日出》双双光临申城，与上海观众见面，冥冥中讲述的是一个道理——藐视规则、挑战权威的艺术创作往往招来暴风骤雨般的诋毁。伟大的艺术创造遭遇世俗围剿，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回。

2022 年奥斯陆新建的挪威国家博物馆启幕时，参观者们可以重新观览《呐喊》原作，馆方建议游客前往时不妨留意下这条不起眼的字痕。“新的研究发现，增添了我们对这件艺术杰作的体验感。对蒙克的研究不会止步。每一次我们问一个问题，都会引出新的答案。”挪威国家博物馆馆长卡林·辛斯堡告诉记者。馆方承诺，《呐喊》原作展出时将被奉以艺术史上的尊崇地位。在全新的蒙克展厅同时还会展出他的名作《麦当娜》《生命之舞》和《带烟斗的自画像》。

本报记者 乐梦融